

『射雕』中的后天功与先天功

汪广松

一部《九阳真经》，九阳功算是《楞伽经》的秘密教授了，就看读者是否有缘。那真经藏在一只老猿腹中，虽然造成不便，但总算没要了老猿的命。张无忌机缘巧合，得此“岩传”，古今罕见，故而功德甚大。

《九阳真经》的传授非常殊胜。觉远大师传《九阳真经》，根本没有解说具体修炼法门或者心得，他只是这么传，甚至只是念一念经文而已，但听经的无色、张君宝、郭襄却居然各得一部分，形成少林、武当、峨眉鼎足之势，只是程度各有不同。郭襄在听经时，心有抵触，因为听到的与她平时所学大大不同，甚至相反，她的父亲郭靖是练《九阴真经》的，她自然也学过许多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武功，因此就会有怀疑，好在她能相信觉远，收拾精神认真听；无色禅师本就是少林高僧，听到经文应是亲切，但年纪较大；而那时的张三丰还只是混沌未开的张君宝，又在大师身边学习，与《九阳真经》没有任何抵触，因此张三丰所得最多，成就最高。

《九阳真经》虽被张无忌岩藏了，但也有些许经文泄露了出来。张无忌在与灭绝师太对掌时就突然领悟了一段，并在实战中得到印证。这段经文极好：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来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管他强还是横，管他狠还是恶，我还是我，用不着找一个更强更横的、更狠更恶的来对付（后天功夫全练这个更厉害的），就这样，随你来，我还是山冈大江，清风明月于我何有哉！我只是这口真气足。

——虽然如是，但还是有一口真气，落在了后天。

王重阳得了《九阴真经》，自己不练，还不让师弟、门徒们练，这是什么道理？面上的理由如息解纷争、救世济人、潜心修道等，都很正确。可是还有一重理由，那即是，王重阳的先天功只在《九阴真经》之上，不会在其下。

老顽童因为刘贵妃破了童子身，有几样厉害功夫就练不成，被黄药师囚禁桃花岛十五年。后来他教郭靖练《九阳真经》，不知不觉就把真经的功夫练上身了，功力大增，黄老邪就打不过他了，更不用说有双手互搏功夫。这样看来，《九阴真经》可以弥补童子功的缺失，是从后天练到先天的功夫。更厉害的是，老顽童居然可以将《九阴真经》的功夫“忘掉”，这个“忘掉”的功夫绝对是先天功，先天功应在九阴神功之上。王重阳不要后人学，早就有先见之明。

据金大侠介绍，老顽童晚年隐居百花谷，养蜂为乐。他精修内功，又服食首乌、茯苓、玉蜂蜜浆等外丹，居然白发变黑，有返老还童之相。他的名号即是他的进修路线：老一顽一童，这即是他的一生。年轻时恋上刘贵妃，由童而老，从先天掉到后天，然后花了一生的时间，再从后天练到先天，由老返童。他的方法就是“顽”，以练武为乐。《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顽童是道家，道、德自然是有的，“游于艺”正是个性，惟独于仁有所亏欠。后来在杨过的感召下，他心有不忍，去见刘贵妃，两人宽恕了裘千仞，了了心结，“依于仁”，臻于圆满。

老顽童原来最怕瑛姑、一灯大师，见他们就跑，可是到了晚年，他们三人共居百花谷，最怕的人就在身边，大家反倒相安无事。原来根本不用逃避，就这样解脱。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梦入江南烟水路（纸本设色）李守白
选自二〇一七上海艺术博览会

近日游戏微圈，参与一人生成绩单之测试，不意人品爆棚，竟得 98 分，并被虚拟世界冠为“实至名归的最佳男朋友”，此学生时代以来从未曾有，不免自诩一番，公之于圈，得虚情假意之点赞近百。

内中雅琴姐虽亦为吾欢乐，但其更担心此游戏有盗号之嫌，发来私信告诫，令我“下次不可再贪玩”。吾吾汗涔涔，诺诺而退。更有损友某，则公开表示抗议，说本人颜值严重不足，不可妄称“实至名归的最佳男朋友”。吾不服甚，无他，一言不合则刻印，遂作“哀骀它”以质之（见右下图）。

哀骀它，语出《庄子》德充符篇，庄先生说是他卫国著名丑人，“以恶骇天下”，这里“恶”作丑陋、难看解。清人郭庆藩《庄子集注》释哀骀为丑貌，名也。哀骀连用释作貌丑意，不知本于何处？前贤注释《庄子》，出入甚大，此其一也。手边正好有钟泰先生所著《庄子发微》，钟先生认为：哀为姓，骀它为名。骀有羸弱意，它同駘，駘背也。骀它即羸弱之駘背，因其可哀，故名之曰哀骀它，信解。哀骀它是庄子臆造出的一个寓言人物，谐音“爱戴他”，而且真的人见人爱，颇为神奇。

鲁哀公问孔子说：卫国有个难看的人，叫哀骀它，男人乐于相处，女人愿为其妾，而此人无钱无权，且长相奇丑。我感到奇怪，就把他招来，想看看个究竟。

小小的时候，时光仿佛很长，打开祖父墙壁上的信袋子，虽然读不大懂，却好像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子，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十分享受。后来逐渐多识了几个字，自己也开始写信，于是乱七八糟，写了许多，最多大概是给女同学的，今天读起来百分之百要脸红，但当时竟是那么自然。

有点遗憾的是，可能因为从小上学都离家近，我一直没有机会写家书。等到稍微远一点了，又可以打电话，后来，更是分别用上了传呼机、手机，那时候，天真地以为传呼机、手机就是现代的象征、时尚的化身。所以，家书我是基本上没有写过，除了有一两次，郑重其事地向爸爸妈妈提意见，不知道后来给他们看了没有，但今天回想起来，那不是信，那是我的抗议，是个人意识觉醒的见证。

不过，虽然没怎么写过，但我与家书结缘久矣。童年时代，不爱做功课的我，抓住一切机会读课外书，读亲友们寄到家里的书信，感觉和读《成语典故一百则》（这是爸爸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绣像本《唐诗三百首》一样有趣。到了中学，读到《傅雷家书》，一时也兴过学古典音乐的念头，但无奈没什么艺术细胞，周围也没有什么懂这个的老师，家里更烧不起这个钱。直至读了大学，从校门外的减价书店，无意间买到一套“中国名人家书精典”丛书，如获至宝。印象最深的，是《严复家书》。家书里的严复，和教科书里的那个古板老头感觉完全不同。其后，在师长们的带领下，跨进近现代文学研究之门，对家书一道并未专门关注，但数年前，因缘际会，在台大听青年学者潘少瑜教授发表关于《林觉民与妻书》的研究，颇有一新耳目之感。倏忽转至去年秋天，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黄海飞兄编辑出版《抗战家书》问世，一时反响热烈、好评无数，而我也曾有幸先睹为快，重温无数抗战英烈人潮澎湃的瞬间，真正体会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语）的意涵。时隔一年之后，张乐天老师又应邀走进上视新闻综合频道，与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先生一起，透过一封封普通人的家书，解读上世纪 50-90 年代的中国社会。他们俩酣畅淋漓连讲三天，我作为忠实观众，也连着看了三天，仍感意犹未尽。

张乐天老师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非常深入，现在也密切关注着青年文化等问题，治学范围很广。尽管和我的博士生导师陈子善教授专业不同，但他们二人年纪相仿、经历相似，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那就是收藏并研究各类历史资料。记得我第一次去张老师的研究中心，看到数十万件的各类档案资料，当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之情，委实难以言表。博士毕业，进了他的研究队伍，和张老师熟了，才知道，原来欧洲老牌的出版商 Brill 早已闻讯前来，请其从中选辑部分资料，先期主持出版一套大型丛书，不久即将付梓。现在来中心访问的哈佛、斯坦福、UCSD 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更是接连不断，这些资料的电子化及数据库的建置，目前也在顺利展开。自不必说在电视节目中所谈的，只能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

在这档名为《海上家书》的特别节目正式播出之前，我也曾在微信朋友圈专门预告、推荐，不少朋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看了节目之后，有几位中年朋友并向我专门道谢，希望能了解更多有关的进展。据闻由电视台为其设置的官方网页的点击率，也相当之高。这让我想到，也许，无论是对于出版界、传媒界，还是学术界来说，家书都是一个常做常新、值得关注的好题目。家书本身，也从来不是单纯的信息交换、分享管道，也不只是维系我们和远距离的亲人们之间情感的纽带，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一种恒久的记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即使同为家书，电邮和纸质书信就截然不同。敝友赵鲲兄便如是比较电邮和纸质书信的不同：“在电子邮件中，我们谈论的大多都是实际的事务，基本

幸有家书相伴 ——观《海上家书》有所思

王 贺

上都是以最简约的方式传达信息，沟通情况，很少有谈心或谈天说地的电子邮件。速度快多了，传递消息，倚马可待，但人和人深层的交流，情感的温度，却大幅度减少。点击开一封电邮绝对没有剪开信封，展读信纸时的那种温馨之感。至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样的痛苦和幸福，也不可能在我们身上降临了。古语云：“见字如面”，我的理解是：手写的字，带着人的神情。一个人特有的笔迹给予熟悉者的亲切感，高兴时字迹的潇洒，悲伤时字迹的滞涩，都会如影随形地显现出来。这些，在面对电子屏幕时，统统消失。……网络天下，漫谈式的书信没有了，书信的浪漫感也不复存在。”文末他无比感慨地说：“司马迁《报任安书》、曹丕《与吴质书》、吴均《与朱元思书》、韩愈《答李翊书》那样精彩的书信文章，已不复有。《傅雷家书》式的现代书信，恐亦从此绝矣。”（《后书信时代》）

而在我看来，伴随着那种娓娓道来、优游从容的书信文化消逝的同时，我们丧失的恐怕不仅仅是它所赋予我们的浪漫和喜悦，还有心境和日常生活的闲适、雅致，以及情感、感觉、感受的细腻、体贴一面。今天，无论我们是谁，身在何处，几乎都拥有相同表情和状态：行色匆匆，言语匆匆，机不离手，甚至时常，千言万语，不如一个 emoji（表情符号）代替，来得更好。有时，也想和对方多聊几句，但一想到可能打扰别人，只好匆匆拉倒了事。但回转过身，处处又是喧嚣的浪浪，浮夸的文本，赶着蹭热度的人们。

这一切或许正应了鲁迅、T·S·艾略特的寓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想要开口说话，同时感到

空虚。更吊诡的是，当我们这些头颅里装满了稻草的空心人，逮住机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在听、真正在意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干枯的嗓音毫无意义……

然而，走过城市的车水马龙和红灯酒绿，脱掉一身的风尘仆仆和疲倦，关起门来，独自面对内心世界，叩问自己的灵魂，感受又会如何？

从前慢，幸有家书相伴，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时间的残暴和恣睢，现如今的我们，以及未来的人们，从提笔找纸写信，到敲击电脑键盘、爱上伊妹儿，再到人手一块小小的荧光幕，究竟能拥有自己的软弱、彷徨和孤独？如果说经历过书写和书信文化的我们，还可以理解那一枚枚邮票、一个个信封、一张张发黄的信纸、一行行手写的文字、偶或出现的特殊的标记，以及字里行间、话里话外所传递的感情的温度和长度的话，那么，那些无法拥有这些经验的人们又会怎样去理解？又或者，他们是否愿意去理解那些被他们所嘲笑的“中年大叔”、“老年人”的记忆世界？

在张老师忙着抢救、打捞书信，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幽幽细说一通通海上家书，在赵兄向讲台下的年轻学子细致而耐心地讲述自己对书信的恋恋不舍，在公元 353 年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东晋一千文人雅士兰亭修禊，各人吟诗赋对后，王羲之更挥毫泼墨，为众人诗卷撰就序文——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时，无论是王羲之和他的朋友们，还是张老师在内的学术、文字工作者，我们应该都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不同时代、社会，存有人类能够达成理解、取得共识、促成交往的可能。我们相信，我们和我们遥远的祖先完全可能拥有一致的情感和认知结构，也有与之类似的经验（或者哪怕是属于那种低等动物才会有的固定情境下的刺激反应），对某些基本的事件、行为和言语总会有差不多的反应。换言之，天地悠悠，曾经感动过祖先们的那些东西，同样也会感动千载之后的我们。但家书、书信的消逝等等例子，似乎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世殊事异，其致未必能够交通，而后之视今，与今之视昔也可能迥异其趣。《未来简史》所描述的由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所网罗的人类的未来，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个号称是“进步”的、高速发展的、由技术所主宰的“现代”或“后现代”、“后后现代”世界，究竟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笔会

谈艺录

哀骀它与支离疏

徐 兵

奇葩哀骀它，庄子在前一篇“人间世”中已经臆造了一个哀骀它的前身，那就是支离疏，两者长得有点像，都是奇丑之人，或有血缘关系？

支离疏长得支离破碎，比哀骀它更不济：面孔藏在肚脐里，肩膀耸起高于顶，头顶尖尖像橄榄，五官朝天不遮雨，夹肢窝下直接是大腿……几乎每个身体器官都不在正位。官府招兵，他撸起袖子伸出胳膊踊跃报名；正式打仗，他因为身有残疾而不能去争功；官府抚恤，他名正言顺享受优待。支离疏，正因其解脱形体而得以颐养天年。支离疏比之高富帅活得不太费力，避免了很多危险的工作，还能得到官方的优待，这是庄子的理想人物吗？

庄子的支离有外丑的意思，为的是反衬其内美，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支离本身就是一种较高级的审美，因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这是傅青主的艺术观。



氏。更丑的哀骀它曾经是著名的最佳男朋友，支离破碎的支离疏也是庄子拿来给人做榜样的人物。而笔者自以为：骀它，即吾妻也；支离，亦吾类也。吾以哀骀它、支离疏为同党，并非欲长成骀它支离之貌，骀它或支离非人生可以选择，而内守不支离方是吾妻活着的意义。

周朝的太庙之中，站着个金人，金人的口上有三铖，我觉得这个金人可能就是哀骀它。三铖其口的金人，乃古之慎言人也。笔者的本分工作是将名字刻进印章，或可称为常常与石头打交道的刀客。长在石头里的哀骀它有妍美之貌，而支离疏则整饬有余，艺术之道讲求形与义的合背，合背之道，合为文质彬彬，背亦是文质彬彬，哀骀支离皆外美也，要在自然而然，道之所存，艺之所存。优游道艺，以此为鉴，为富为官，亦当如此。致敬庄子。